宋西事案

緝宗西事案引

詢士居海濱於天下事懵如也而獨有戀巢顧卵之念自奴酋狂逞寧由鼎沸閭之道路言日異而予日危夫天下亂則無安

國一國亂則害安家士不能忘吾政不能忘國雚很吾謀藏焉如焚矣顧自念歸耕以來不預儒上之言天下事即云天下予而拾人殘瀋求食數行字而今

人輙思嘔者士不爲也又不然而談天說劍高步濶目纚纚之云接如繫風而害乃滋甚士不欲也士生平獨喜觀、史以至宋寶元年閏書寶臣之言驗而獲焉程

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天子不遑怡寧相不暇食
百官不能條沐於私第中
書置議子之聽四路樹猴
盼之聞方是時也以呂許公
輩之詞賦以當鄭公輩

之秉樞以韓魏以范文正之壯猷蒙塞以麗藉王堯臣之壁壘安指种仲晉之材當八面狄襄武之勇冠一時此皆宇宙間氣之所鍾聲歟蕭令真極一時之選

然而智勇俱竭中外殫耗僅得固吾圉以禦戎馬之蹂躪止矣豈馭夷之難古今一體乎說者輒謂宋人之弱夫宋人之弱未易遽也自西夏用兵以來狄事

有保安之捷許恢德有永
平之捷任福有白豹城之
捷周美有金明之捷王珪
有三川之捷張亢有麟州
之捷呂定川之敗以寡敵
衆好水川之敗莊進墮撲

然猶皆賈餘勇以自奮雖死猶有生氣也惟會燬之潰望敵而奔令人飲恨當此如張方平者已謂其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矣倘吳兩兵

未接而萬衆立潰一矢不
加而堅城倏摧作方平尺之
又當何如哉士故起以道終
慶曆十五六年間凡所制禦
西夏者探之正史合以記
傳附以奏議而採識之曰

宗西亭案試觀前予亦
未敗得失之林已今
天子龍飛革酉之春海濱
詢士湯淺

宋西事案目

卷上

元昊之叛與冊

元昊之亡

宋西事案卷之一

海濱詢士漫輯

元昊西平之封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

起手便失一着

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事畜牧衣皮毛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規模自是不苟）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肇日稱于國中已見黠虜目中無宋）

中○先是王鬷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德明常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

（十歲胡兒能辨作此辭便是不凡）

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聽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

陳執中等同罷譏始歎瑋之朗識、夏虜無求於宋而西平之封何其取輕於夷狄也擅易年號稱於國中僭端萌矣宋之失着於是焉始○瑋之先見固遠然終不及一處法何耶

華人張元吴昊之投叛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寨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舉援之次

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游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華州人張元吳昊與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覩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

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仲淹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着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礲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奇人

奇文才此亦是絶手

十餘年、西方至爲瘦敝、時二人家屬覊縻隨州
鄂使隙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又奇何舉朝在其玩弄中乎如此異人那得失眼宋事可知
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
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
天、張更有雪詩曰五丁仗劒決雲霓直取銀河
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郎
此數聯、可想見其氣魄矣、○先是二人之投昊
也自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更其名入夏國
都門遇酒家則終日劇飲輒引筆書壁曰張元

吳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皆昊尚仍賜姓遂誅然異之曰尊寵用事

人才苦不相遠顧用之何如張吳能展其才略於西夏而姚嗣宗不能豎尺寸于中國豈中國獨能困人哉以古鏡今用人得失亦略可見矣

唃厮囉河湟之戰

十二月吐番唃厮囉大敗趙元昊於河湟趙元

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領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乃飢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覗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節度〇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

羅支舊部、往往歸厮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厮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强、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破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至大功、

駕馭元昊、只此一着、以夷攻夷、然厮囉衆寡不敵、勝不可常、惜哉宋人不能爲唃氏善後之計

元昊分衛統兵規制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凉、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土番回鶻餘兵駐賀蘭山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

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置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蕃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衞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母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嵬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剛捉生其廂左距契

丹、又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此种皆術行間之功）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開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此弊不能相救中隔之患獨此爲甚）中外殫耗、

如此布置、豈是小醜規模、英雄之生、當帝王耳、黠虜自是不凡○併兵一路、此黠虜相傳秘密藏、而中國徒解分兵之事、安得

不敗

元昊僭帝始末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插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竝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李率兵極艱、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㦉㦉、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建爲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

文本武典法建禮仁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
伏望許以西郊之土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慮、
當救勸好○自郭勸械送山遇以示朝廷不疑
[illegible]
之意賊幾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
心絕矣賊為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偽
署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
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昊欲自帝其國何能禁之獨恨郭勸之執
還山遇勸肉其足食乎

議削元昊官爵

三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絶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辭然後陰勑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

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昊舍人心風果然至下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勑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元昊之叛正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者也

昊育援國初江南故事可以順附而收之昊之桀驁豈倣恭順之比乎即密脩戎備亦不在聽其帝與不帝也此奏宜爲士遜

所笑然士遜下詔削奪、嘗一討及其嫚書、否先是昊母族人山喜謀殺昊、昊醜其母、并沉山喜之族於河、遣使告哀、凶逆之罪、蓋載不容、士遜何不以此聲罪致討、即未必能以此服昊、然彼方儼然而帝國中亦足少奪其魄、失此一着令人扼腕、

劉平石元孫之敗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

聞元昊且至、愳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

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遲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尚能兩軍相持）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可恨）部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遮留得千餘人而尚能轉鬬三日安可深罪）仗劒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

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遶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截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

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才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日備邊要覽昔西戎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

此信何可為以邊郡備虜之關備此也

之、○先是夏人之欲攻延州也、雍洶懼、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鄜延、雍領之、十二月以甲五千乘留半月所、冠無鬭、正月初還屯華沼、冠又聲由保安來、俾懷德壁承平部署元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贇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冠聲取金明、贇介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冠奄至士叛俘贇、十九日冠及城下、前是雍聞冠且至、亟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

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使議進師、郭遵日吾未識寇深淺而輕進必敗請止此先偵而進平叱日吾以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爲食踐雪行數十里（此法即愚取敗）寇僞爲雍使督進平且日寇巳至道隘宜單引衆平信之寇稍剪取亡數指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確戰俘馘而反巳而再至、今軍少利比晩復至爲兩翼以掎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

雍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延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二日乃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奔平率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用韋自副李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勤疾之城之閉也用韋欲棄延保鄜康伯垂涕守勤皆叱之圍解守勤欲白二人罪使先之遂大詔用韋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丙子黑風自西北

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
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

劉平石元孫之戰以寡敵衆殺傷猶略相
當力竭而没不可爲二人罪獨黃德和之
潰走令人切齒殆文彥博置獄問狀而德
和腰斬宋之賞罰猶爲不失（）君憂臣辱
理固應然況於旬休自當着急公之義晉
事其何足法而引以爲請耶

韓琦表章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貽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劒以出大呼曰欲鬬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鬬賊失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横大鎩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爲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

供奉官侍禁殿直凡弟亦以差拜官

郭遵雖戰沒猶有生氣魏公獨爲表章正得馭將之體

仁宗不減兵吏祿賜

昔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仁宗之見遠矣眞是帝王之識

韓琦薦仲淹知永興軍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臣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希文以魏公之薦用而好水川之戰畢竟堅守持重之說不爲少徇此所以爲希文

劉渙請使唃氏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顛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貸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繒數萬而還

河湟之戰唃氏得志之時南徙之後文法寖弱勢在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爲朝廷困元昊哉渙策疎矣

吳育通西域之議

吳育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遠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脩紀

○此心病○吉○今○一心体○元○才○可心療○

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

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國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厮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因錄上

眞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虜之强弱亦是時勢使然今日之元昊豈繼遷比而西域諸番未便如昔日之潘羅支越境而通使徒滋敵笑

狄青保安之捷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都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如此留心邊將自當人人自奮矣

詔添河北各路弓箭手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於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戶分量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靠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强壯

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爲一營置指揮使一人教習

此法得之

王吉倉卒遇虜之捷

王吉常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皇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

只是一念直前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然前射虜大將亦只是其一念耳

當盡斬若屬即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常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乃喜曰如此眞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眞是歷戰過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

倉卒無以拒我則我擒矣吾前後數十虜陣其戰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吉之通身是膽故一往無留行直可爲陷陣擒敵之法然如此驍將而不至顯官宋事可知

范雍李士彬之處降夷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

公夏竦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知白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引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

歲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
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
首于市者皆歛而葬之官爲致祭眞既出境虜
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帳寨聞
虜至索馬左右以羸馬進遂鞚以詣元昊士彬
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
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詗虜皆爲所擒明
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
卒于虜中○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

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
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砍壞兩重門監
押侍禁趙元吉追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
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
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
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
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
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
資酧賞以勵後來又奏犒寨主殿直高益監押

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趙元吉及寨門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先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珎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士彬與范雍之愚何兩人會合于一時乎。種種癡絕。令人發咲。況于勦虜能不輕視、

張方平平戎十策

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韙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得科人矣、十策載第二卷

元昊阻河爲固。渡河不易。又十日而始至。兵力疲矣。即至其巢穴。夏人能拱手而聽

之乎。吾未見其奇也。

范仲淹防禦延州事宜

康定元年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騌腰射腦射一縴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

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為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為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射鹿子或芛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為第三、

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鉄鞭、簡棍子、雙劒、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鉄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劒、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鑷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用、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

密院行之

此之謂以守爲戰而租稅就近爲輸移兵就食尤爲可法但於防守之時爲有礙故只以春夏爲然○如此乃爲實藝可爲後世練習之法

任福白豹城之捷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

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輙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嶺來路、

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分布亦有條理、）
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
承受石全止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
英主入城門鬬敵福以大軍駐于城南照管策
應是日引兵發柔遠寨置蕃官等于福馬前而
行凡七十里二十日午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
寅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署
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四十室里內禾稼聚積
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

人斬獲二百五十一餘級虜牛馬羊橐駞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勑告身及蕃書幾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李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恐蕃界首領閙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弊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于慶州准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

付與親叔歳奴收管、令嫁士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歳奴骨肉並來覷視號哭、

好水川之敗、白豹城之勝易之也兵家勝負其可恃乎哉○只處置一酋拏亦不草草前輩臨事乃爾

种世衡城清澗并知環州始末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遠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砦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請因

隳壘而與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

伐書先已定于胸中

過石而及泉人皆知之特不肯以百錢屑

一畚耳重酹之下何事不辦特一鑿井哉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

妙用亦实用

其帳、得人歡心、爭為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此法不特可教射凡一切攻守之具皆可倣行

胡部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入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

恩懃懇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效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此邊吏之苦心、然亦止可以籠絡慕恩、不如雪夜入牛奴詘之寨、尤足動人、

延州東路清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仲淹遂牒种世

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粮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蕃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何井匯畫）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

各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于本處砦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劵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

眞是循吏撫民之政如此撫夷異類安得不歸心向化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于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

豫且旱、元昊思納欵、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元昊果欲籠漭者不二人之封不封、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閒、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敎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人○以○堅朴

此最難得之蓋堅則利害禍福不能奪其則害
窺奉止不敢擬乃可寄以生死

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它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部遺野利野利

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幷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于是禰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

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典州左右則謂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效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

世衡雖巧巧而[illegible]見然元昊終是能漢

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

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清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眞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寧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唛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

使嵩爲民服賫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恥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歸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畧、

非世衡不能用用間。非王嵩不能供世衡之用間。嘔盡心血能令最黠之元昊在其玩弄中。亦自夏人寇邊以來。絕快意事也。但二將繼亡。而夏人兵力卒亦不衰。不知何

故。

仲淹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鱗府之禍、雖加罪于臣、無益邊事、乃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使司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

妄不實之罪、

希文薦賢、如此懇至、安得邊事不舉、然亦惟世衡足當希文之薦耳、

种世衡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鄜延經畧使龎公奏世衡披荊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龎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鉄石、今日為公下淚也、

世衡生安、利害俱置度外、人而獨為國、公灑數行淚、其文法之用人可知

能使鉄石心腸下淚者、乃能使不有其驅

命。此理易曉。但以世衡之素尚氣節。而尚有不法事可以按驗。則邊將文網之當寬確矣。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

諸胡胡可失期也（正是乘可往）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閘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

以恩信結諸酋得其死力須如乳毋之哺兒又如狙公之賦芋權實雙行乃見妙手而尤妙在每事出其不意如世衡雪夜之

徃此謂兎起鶻落不容措手者也
世衡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飇馳電逐如
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制
馭西夏以來吾以爲第一異才然以此才
局以此信任而僅得固吾圉以伐虜謀卒
不能剪滅此而朝食豈元昊之勁爲古今
所莫敵哉予視仲平祇知武功縣用刑嚴
峻追呼不使人執帖片紙榜縣門人莫不
驚懼如期至後再知澠池葺南山廟而梁

重不易舉仲平期以某日合手搏傾城人往視之既至佯語之曰兇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下山須臾而上其爲政多此類大較仲平所長在權術智畧超人一等而於旋乾轉坤之手終是有間

仲淹奏城永平諸寨

仲淹以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寨即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

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修復城砦以招集蕃漢之民亦是因時制宜之法未便可以律別路之形勢也

史吉力守永平城寨

當夏虜寇延州永平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率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

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粮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從行也寨主監押漸惧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

賞不及功所以令戰士之多向隅也如史吉者可多得哉

紙甲之製

四月戊子都轉運使奏請令淮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刀手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遠年帳籍取製紙甲事舉而不費

王堯臣安撫陝西

仁宗時王堯臣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于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

關中之民凋敝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光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至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勑邊吏常遠斥堠、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此眞安撫使也遇賊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定不至臨陣奔潰

韓范攻守之議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

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此仲淹守邊之本意)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范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

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
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
洙歎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
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强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
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
而來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
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

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廣、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陜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希文之識力自定、

任福好水川之戰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陜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胥呂夷簡居上

弼天下之務一斷于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徒果如此豈可沮之韓尹旣遂請即馳驲而西自畿甸近都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

爲出討之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議淹自爲書貽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

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至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馬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

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在此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歲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豎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

（夏人之計雖巧然安能必宋人之取視而勝合所以料敵情形皆須先人一著）

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創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刄鉄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

傳皆炊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覯以兵千餘保
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
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

將敵如此未有不敗

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
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跪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
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
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
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

此意惟奇文乃可形之、歎息非至誠動物則、

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

鮮不以爲觀變樂禍

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於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辯誣二篇○任福字佑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遥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

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都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源、與

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嗌、懷亮墜馬、援福馬、勸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鬭、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邪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

亮贈率府副使、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好水川之敗、非獨違魏公節制也、臨敵受命、所統既非素撫之人、又且分出趨利、人各一心、如此行師、未有不敗、若任福身被十矢、猶揮刃決鬬、忠勇之槩、雖死猶生、安得以成敗論人。〇任福之死戰、即愛子墜馬。援鞦以告。猶絕無一念憐惜之態。此真

能以身許國者。然而宋之卹其身後者。亦自有恩此宋祚之所以尚遠也。

韓魏公定出師臨敵之法

琦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令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殁者、并斬從之、

此千古不易之法 此法即今之家丁也

招集吐蕃熟戶

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籍以為籬障然久持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為羌賊脅從魏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賞鈔邊已出師掞蕩末入漠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為質而去琦以恩威既行仍遣通判尹洙請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

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

此一萬三百餘蕃兵、藉之雖在一朝結之則在平日若以驟集爲用非徒無益而且滋害

周美城金明之義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令不亟完將遂失

之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千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鬭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駞鎧以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美亦奇士與种世衡畧相當心誠求之何患天下無才也

范仲淹議罷行營之號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旣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卽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鬬賊退、便追、不依韓琦約束、因至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令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官員、須令討擊、不管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

念之其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冐此職妨誤大事從之

敗事之後誅之何益然不誅更何益所以操縱之權不得他誘

范仲淹答書之議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

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耶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欲以朝廷不見為得体）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

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希文之通書豈以毀譽利害動念哉但以朝廷伏鉞制閫之臣欲通一書而議者紛起何以展布

張亢築建寧等堡

慶曆元年秋八月元昊陷麟府相繼閔敗之皆夏竦爲經畧招討使昊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孫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

以絶麟府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晉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楊偕請棄河外恐以輸餉資敵及張亢一戰而五堡十柵建矣事豈不在人爲

軍興用度之議

時軍興用不足因聽並入邊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

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鉄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四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虚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軍興供億之苦並言利之臣利未見而害已叢

夏竦陳執中之罷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陳院張方平以豐州之敗言竦爲統帥三歲於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統帥爲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陜州

帥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

每聞至此令人欲流方平之言光為晚矣

分秦鳳涇原等四路經畧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按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

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禁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藉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藉莫敢犯法藉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希文不特善用人尤能善用子）○冬十月戊午癸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倚者養之宮中（此法不可常最可感動人心）○十一月壬申黑風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

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韓琦同經畧涇原、幷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懷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懷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

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藉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從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

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魏公之倜儻、龐公之馭衆、范公之撫爽、俱是眞正經濟才、而龐公能使十萬戎兵撒處城中不敢犯法尤見妙手、嗟乎安得起公于九原哉、○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而駢騤于朝用之各適其長然亦僅僅備邊使

無犯而已。豈諸臣之才。果止此乎。抑邊疆之難措手耶。○用兵日久。自知事難中制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黨

仲淹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因言漢家將卒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番將卒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

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來者遠竄其招脅將卒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謀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乞朝廷留意

范公此意終是以招來西夏為主故於被擄將士特寬之　格然力屈而擒與背主而叛原不同科

韓琦奏增土兵

韓琦與仲淹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河之道又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擯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嚓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支我下覷與覇穴中兎耳

即此所料與覇恐未必爲穴中之兎言何容易但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此乃至笄

又處置屬羌事宜

原州屬羌明珠滅臧三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鄰道韓琦聞涇原欲襲討之因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

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不為擾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砦屬羌歸服

深得據勝之法

義勇保捷之刺

慶曆二年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

練不願者釋尋又剌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剌軍之法非厚犒無以易其心其心易其

命乃聽此亦不得已一權法耳然兵之衆

寡全在所用西夏之急呂許公當國增兵

四十萬及文公爲相龎公爲樞密使減陝

西保捷八萬卒未見後之弱於前也

葛懷敏之潰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龎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

元昊思納欵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

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情便于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

出北潰兵氣便盡

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

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人、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潘兵援之、元昊乃還、

劉平以三萬衆、禦十萬虜騎、尚斬馘以千計、力竭而陷、非奔潰也、任福好水川之戰、初亦頗獲首功、揮刃奮鬪、凛然丈夫、如葛懷敏則直束手奔潰而已、呂東萊謂一戰不及一戰信哉、

吳育議諭元昊以謝契丹

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驚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内附、若有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廟堂之體、自合如此、

劉滬議城永洛吉公二城

先是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永洛吉公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

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番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違番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番漢之民皆迸潰、生戶及卞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

事多避形迹、或致賞罰間有差悞、因退思之、
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
鳳西路、于永洛城、此事比之它人、知之甚詳、令
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悞
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
害凡十三條、詔答與魚周詢等、及陜西都轉運
使程戡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況永洛城
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
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戡等卒成之、

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況越疆而城、何以爲守、彥博與尹洙之見與魏公合、舉事安可草草、

夏人歸石元孫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

以對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元孫以陣亡褒䘏何面目復歸見朝廷乎恩澤之奪何足示懲宋於是乎失刑矣

元昊之敗契丹

冬十月契丹主宗眞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

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蕭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非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黨領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倍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

其馬飢人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明朝冬間即遣人于近邊燒荒

夏人之善用兵也不獨長於制勝亦且巧于處敗每退必赭其地此是困虜一法

元昊之亡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昊初娶遇乞從女

野利氏生寧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寧令哥納没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娶之、寧令哥憤、發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龎家、爲訛龎所殺、元昊因鼻創死、時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龎、訛龎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

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昊之才畧亦夷狄之雄也乃以自亡其身豈天故祚宋而奪之魄乎○非宋處置西事之失其最大者在元昊未請而西平之封以見輕戎狄元昊旣死而諒祚之册以坐失事機夫古之所謂柔遠者以其爲不侵不叛之臣耳未有虔制我人民焚蕩我邊疆震驚我宗社而尚以呴呴之恩存立

其遺孽者、即三勁將分治國政、未必遽爾覆巢破夘然一番除兇雪耻、亦足少刷百餘年飲泣洒血之憤而程琳之議、此真迂儒頭巾語也讀之欲卷太息、

宋西事案卷之一